



蛇的故事

演本法師遺編

——演本法師，江蘇無錫人，俗姓尤，名雪行，號惜陰，又號弘如、無相山人、八一山人。少淹通羣籍，遊心內典，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，以深信佛法，皈依三寶，爲校長所聞，乃引退，自辦平民學校於滬濱，並兼民立報編輯，及民立停刊，轉就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主編，弘揚教法，撰輯「譚因法味」、「故事淺說」、「袁了凡四訓」、「安士全書」及各種佛教叢刊，以啓迪羣機，爲當時上海之名居士。民二十一年，再次南遊新加坡，下榻居士林，值北京法源寺之德玉和尚，師以因緣成熟，乃禮德玉和尚剃度於居士林，隨往緬甸受具足戒，並至印度朝聖，遠及大雪山麓。返居檳城，閉關參禪，民卅八年，雪山法師開山於金馬崙，建三寶寺，迎師住持，常往來新馬各地說法，平居致力著述，至老不衰，丁酉年六月十七日圓寂於三寶寺。法師遺著頗多，楊大省居士轉輯其取自佛典中之故事，編爲「法化談叢」，收故事凡一百四十四，大都出自本生、本事、譬喻、因緣諸經，皆有所本，師以淺顯之文字改寫，並繫以韻文，暢曉流利，足以勸世。「談叢」刊行已十五年，流傳無多，訪求不易，爲每期選錄數則以饗讀者。——

在往劫中，波羅奈國有一癡人，勤儉治生，喜積黃金。彼時工資低少，積銀已難，何論積金。幸彼生長熱帶地方，長年如夏，天產穀物，及諸瓜果，異常豐富，得食容易，不須費錢。氣候溫暖，不見霜雪，單衣遮身，無須多求；破即縫補，一衣用久。辛勞得資，衣食無費。積錢既多，入市易金，零星碎金，入瓶封固。積月經年，積年瓶滿，欣喜若狂。就在宅中，掘土埋藏。積金願望，與日俱進。久而久之，積滿七瓶。七瓶金財，悉由是人汗血換來。可謂汗血結晶。金瓶僅七，辛苦終身。本人護惜，固屬恆情。惜已年老，百病相侵，以借錢故，不願求醫，耗金延命。轉輒病榻，不久命盡。

由其愛金，眠不安寧。聞聲驚怖，轉復瞋恨。以瞋習重，命終以後，變毒蛇身，不離此宅，守護金瓶。其宅常空，無人敢住。爲有毒蛇，相率遠避。蛇老命終，捨身受身。爲愛瓶金，仍受蛇形。朝夕不離，纏護金瓶，經歷萬歲。

最後蛇身，厭心忽生。自知由來，爲惜金瓶，數萬歲中，毫

無長進。金乃禍害，並非福星。遠禍集福，急當捨金。

更思捨法，人中賢聖，曠劫難逢，得福非輕。計劃已定，期早捨金，急往路邊，借草掩身。探首四望，求好心人。見彼來者，爲人中尊。慈祥愷惻，和善可親。即呼：「方便，止步勿行！」行者止足，欲問原因，前後顧望，不見有人。舉步欲去，蛇乃現形。阻擋前路，曰：「勿憂驚，有事相煩，造福非輕。」人答彼蛇：「汝身惡毒，倘若近前，恐傷吾足！」蛇答人言：「我無惡意，若欲害汝，去亦難避。」其人會意，遂至蛇邊。蛇向前行，忽作回旋。云：「此土下藏有金錢。請爲供養，能否成全？」

倘若不允，恐中毒涎！」其人答蛇：「我能爲之！」遂與發土，出所藏金。蛇言：「卿持此金，獻執事師。精治妙食，供養大慈及諸聖象，進奉依時。何日設食，求携籃至，帶我赴會，瞻仰聖師，俾懺夙罪，恩大難思！」其人點首而去，至僧伽藍（僧伽藍今名寺院），將彼一瓶金錢，交付予維那師（行法時引導師曰維那）。詳述此事因緣，及毒蛇發愿供養的意思。維那僧受其

金爲設美食。成就智蛇的志願。至時，其人携小籃至蛇處，蛇歡喜入籃，其人以白氈覆於上，令避赤日暹灼，携蛇往佛寺。途中有人問擔蛇者：「汝從何來，身體無恙否？」擔蛇人默然不答。其人再三如是問，擔蛇人不一言。蛇恨擔蛇人失禮於人；他人好意，三次鄭重問訊，不答一言，何傲慢無禮，一至於此。屢欲吐毒汁，殺擔蛇人。屢次轉念，制止惡意，云：「此我恩人，爲我作福，大恩未報，而思殺害，罪過罪過！」一再思維，即便安然伏於籃中。前至空地，更無旁人。蛇便囑擔蛇人云：「放我下地。」便即責備擔蛇人，失禮於人，一何太甚，囑今後勿再如是。擔蛇人聞蛇言，深自抱罪，生謙下心，不敢如前疏忽。其人擔蛇至僧衆前，食時已到，衆僧排列寺前，蛇囑彼人次第付香與諸僧衆。蛇以信向心，熟視受香者，一一皆諸佛現身。爲救護一切苦惱衆生，方便出世，受衆生齋供。貼身地面，仰首凝神，熟視不移。僧衆口誦經咒，向彼佛塔，右繞三匝。擔蛇人取淨水至，捧水洗衆僧手。蛇懷無限敬意，觀一一僧洗手，無有厭心，生稀有想。意此水經聖象洗手以後，滴滴水皆化爲甘露。一切衆生，有緣遇此聖水，皆成得渡因緣。衆僧進食畢，主僧爲蛇廣說布施、持戒、精進、忍辱、禪定、智慧、方便、平等、報恩、普濟；等種種妙法。蛇聞妙法，心開意解，歡喜樂施。請維那僧到藏金處，餘金六瓶，盡數施僧，廣作法事。

作福已畢，蛇歸未幾，因夙罪已消，福緣已至，即便命終，生忉利天。天福享盡，下生人間，爲佛弟子，智慧第一，成大阿羅漢，即尊者舍利弗是。

布施造福

佛言：財有七危，一、官吏有權沒收，二、盜賊每思劫奪，三、遇火焚燬，四、被水漂沒，五、怨家橫取，六、不肖浪費，七、職業失敗，七害環逼，禍機四伏。賢者知機，及早施資種福，以不堅財，投入堅牢藏。七危不能侵損，後來受福無量。釋迦如來上首弟子大目連，神通第一，十方諸佛，悉知悉見，異口同

聲，讚揚大目連由深禪定得斯希有無比的神足通力。目連有一位胞弟，家財饒富，已經富敵王侯。緊握雙拳，不肯布施，不知運用，尚且多方積聚，真箇有慾壑難填的情勢。其兄目連尊者，特地爲著這事，到胞弟家，要設法破他的慳囊，使候補的餓鬼，進成天王資格；便大開其佛口，向其弟進了一片對症發藥的苦口良言：「吾弟今有偌大家私，尚且饑不擇食一班，遇可以取得處，拚命的要收歸己有。財越聚越多，名越弄越大，遠近都知吾弟爲一方的大富豪；吾弟也從此諸禍環逼，非常危險。江湖大盜，都市小竊，都日夜轉吾弟的念頭。貪官污吏，運動好缺，一旦來到這裏，橫豎尋一箇罪名，加到吾弟身上，沒收你一部分或全部財寶。不肖兒孫，因爲享用現成，養成貪喫懶作的壞習慣，還有不少歹人，設法引誘，或則亂以酒色，或則使其賭博，揮金如土，曾不轉瞬，賣盡田園；一朝落魄，惹人笑罵。其他水火天災，以及種種意想不到的耗損，甚多甚多。艱難創業的，自己都無法防止，況乎自來穀積錢致富的，十之八九犯了貪鄙慳吝毛病，常令千人百衆，在一邊怨恨唾罵。家人無異仇敵，親友不願庇護。危險到此程度，如何尚不醒悟。人到中年，去死不遠，正如柔弱無能的綿羊，直赴屠場。一氣尚存，財權在手。一朝大限到來，分文帶不得去，惟有因慳貪所造成的種種罪惡，一點不能放鬆，如影隨形一班，跟去作那萬劫千生沉淪三惡道中受苦無量的鐵案，業報到時。嬌妻愛子，不能代受分毫。何如趁此兩眼開著，一息尚存時，作善修福，盡量布施，廣造未來幸運。如來常常向人苦口勸化。言：『若人樂施，獲福難量。』吾弟今若樂施，得福無量。」

弟受兄教，大開庫藏，盡量惠施。同時新造一所規模宏大的庫房，整備接收無量的天惠，可謂癡心妄想，得未曾有。

不到十天，舊庫中金銀財寶，盡量發出，更無一物。急至新庫前，出鑰開鎖，實驗作善獲福的結果。那知新庫房內，依然空無所有。十日前聲名赫赫的富豪，到此時清風兩袖，差不多降身爲貧無立錫的窮漢。他以爲莫非上了大哥的大當，正像瘧子喫黃連一班，苦到極點，只恨無從說起。

（下轉第26頁）

旁或遠處，樹木越來越密。樹林的姿態很秀，山的整個色調也秀了。這裏巖洞極多，裏面幽深迂迴，別有天地，這也是遊峨嵋必須欣賞的特色，最聞名的是伏羲洞、女媧洞、鬼谷洞，且都在登山沿途，多是道人或隱士居住。最神異的是雷洞，時出雲雨，俗傳是雷神的住所。最傳奇的是湘子洞，世稱八仙之一的韓湘子，就是在這個洞中修道成仙，其故事家知戶曉，婦孺樂道。湘子洞至明朝，爲佛教高僧無門老人所居，改名無門洞，是蓮宗八祖蓮池大師求剃度薙髮處。最有趣的是九老洞，猴子成羣，爭向遊人索食，這情景頗似星加坡植物園，遊客們大都喜歡逗狒狒開心。

過了洪椿坪後，一路的勝景，令人目不暇給。以後一段下坡路，是著名的「九十九倒拐」，要算全山路轉折變化最多的地方。過了此處，又爬上鑽天坡，其盡頭之處是洗象池，傳說普賢菩薩洗象的地方。這兒的猴子特別多，一見有人到，就跳躍而來，向人取食，猴羣中有一王率領，要是有人傷害猴王，千百成羣的猴子就會向人報復。就是猴子有一隻被人偷去，羣猴也不肯罷休，非奪回不可。

從雷洞坪過七里坡，往上走，山上有個小廟叫遇仙寺，過這地方，就接近金頂高原了。金頂是峨嵋的最高處，上建金頂寺，巍峨壯麗，威鎮全山。金頂寺又叫光明寺，因山頂常放光明而得名，林木參天，煙霧縹緲，稱爲「銀色世界」，是峨嵋另一別名。頂端開朗平廣，氣候極冷，在金頂殿中，有全山最高的曙光台。站在懸崖上頭，可以遠望見西方的大雪山，朝下一望，只見白茫茫一片雲海。金頂的佳景是雲海、日出、佛光和遠望雪山。佛光又叫峨嵋寶光，與佛燈同是峨嵋的特有勝景。遊山的人沒有不想看這兩個奇景的，雖然不一定看得到。

佛光常在天氣晴朗的下午兩三點鐘時出現。現在有人說不是什麼靈瑞，和雨後天際彩虹同一原理！它出現時，最初是銀濤萬頃，蕩漾天空，繼而繚雲平鋪，好像一片琉璃海，在海上忽然一輪圓光，出現雲端，五色絢爛，有若彩虹，中間空明虛湛，在金頂的曙光台上的遊人，都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子，一舉一動，影亦隨之，這叫做攝身光。太陽越向西斜，這一輪圓光越向上升，因

而光圈越大，這就是佛光了。

聞名遐邇的「萬盞明燈朝普賢」，所說的明燈，即指佛燈，這也是山中一個獨特的奇景，一到午夜時份，羣峯中就有千百萬點晶瑩閃耀的光亮，從山溝里慢慢地升起來，像一盞明燈，忽上忽下，飄搖不定。一會兒散成數點，恍似流螢，逐漸越散越多，從數十到數千，滿佈山上山下，燈上飛動，燦若明星。

從前在這兒居住的居民，把這里看成福地，說是神燈去朝拜普賢菩薩，住在此處的人也可以沾光一些福氣。每當佛燈大放光明之夜，金頂的和尙必定敲鐘撞鼓，大唱「南無大放光明佛菩薩」，至天亮不絕。這種佛光有人說，是山中蘊藏着磷礦發光，沒有什麼神秘之謎，其實峨嵋山自東漢佛教傳入中土之後，即爲普賢道場，有此磷光，不能說沒有淵源的。——請參閱底裏峨嵋山金頂圖。

（上接第30頁）

那時目連在定中知道胞弟財已施完，造了新庫，未見分毫天惠，萬分著急。心中私忖：莫非誤聽兄言，錯走了道？便急急離開了禪房，來到弟家，安慰其弟。言：「吾弟所種福德，難議難思，難於計量。惜吾弟肉眼，不能灼見。福德若有形相，虛空地位雖大，尙恐容受不了。吾今權將吾弟所得一部分微報，使吾弟目覩其事，倘欲見此，快隨我行。」目連手挽弟臂，立即騰空，運其神足，御風而去。真箇一瞬間達萬萬里，其弟嚇得緊閉雙目，但聞耳邊呼呼聲響。不到剎那頃（一剎那即一念頃，時中最小的時間，一彈指頃有六十剎那），已到六欲天，見巍巍屹立天空的新宮殿，都是七寶合成，庫藏盈溢，不可稱計。玉女多人，在彼忙碌料理，純女無男。弟謂兄曰：「是何宮殿，富貴至此，不見有男，純是玉女？人間少有！」目連答云：「汝自往問！」其弟便問玉女：「此宮殿爲誰所有？」玉女答云：「汝不知乎！我等在此，食福自然。閻浮提迦毘國界，釋迦文佛神足弟子目連，彼有賢弟，大富好善，慷慨惠施，周濟貧乏。命終來此，於此作天王。」其弟聞言，始知惠施得福，不可思議，竟有如此，往至兄處，慨感禮謝。目連仍挽弟臂行，一轉瞬間。還至舊地，其弟從此樂施不倦，滅欲、怒、癡、修聖賢道。